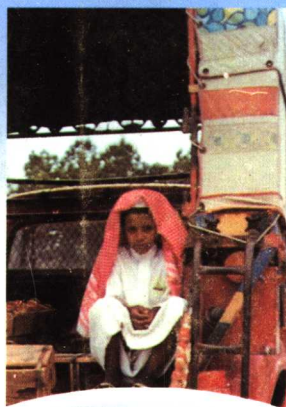


沙漠中的小白屋

〔新加坡〕 尤今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沙漠中的小白屋

〔新加坡〕 尤今

浙江文藝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汪逸芳

沙漠中的小白屋

尤 今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5 字数102000 印数0001—17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97-8/I-369 定 价：2.50 元

自序

我是名恒远不累的旅人，背着行囊外出旅行，已成了我的“常年课业”。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短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穷一生精力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非我所愿。我希望我是行云、我是流水，飘过世界、流过世界，让形形色彩和潺潺流水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痕迹。

迄今为止，我已把足迹印在地球的四十七块国土上。

对我而言，这些国家，不是睡倒在地图上的地理名词，它们是活在我心坎深处的朋友。不论它们是富裕或是贫穷的、美丽或是丑陋的、繁华或是朴实的、现代或是原始的，我都以至真至诚的心来与它们结交。

我游、我看，然后，我思、我写。

这四十七个国家，化成了我笔下的三百余篇游记。

动态的人物，在我游记里，占了主要的篇幅；极少写的，是静态的景物。

就我认为：景物是千年不变的，有时一张彩色图片便胜过了千言万语；然而，人民的思想与感情，却常常随着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经济状况而改变，换言之，人民往往就是国家的缩影。“尝鼎一脔、因小见大”，通过了与异乡人物的交往，我常常得以窥见异乡异国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样，当我把异国一个个或可敬可爱、或可憎可恨的人物带到纸上来时，我也同时反映了某个特定国家的社会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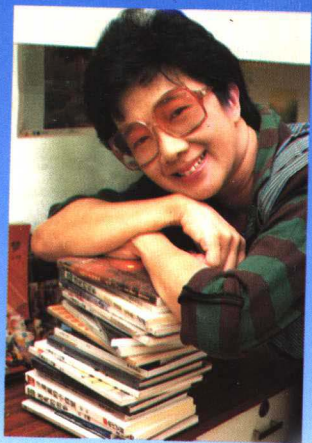
文学表达方式，千变万化，我尝试以多样化的笔法，通过以文字筑成的桥梁，将我所认识的异乡朋友——介绍给读者。我热切地希望我能借着“文学”这个美丽的媒介，使世界各国一颗颗原本陌生的心灵彼此靠拢、沟通，从而减少误解，增进了解。

非常感谢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由于他们热心的推荐，使我的散文集子《沙漠中的小白屋》、《那一份遥远的情》、《太阳不肯回家去》、《迷失的雨季》、《浪漫之旅》这五部书，得以陆续在中国大陆面市，与广大的读者会面。

在我漫长的创作历程中，这是一个美丽梦幻的实现。

尤 今

1990年11月



迷失的雨季

浪漫之旅

太陽不肯回家去

沙漠中的小白屋

那一份遙遠的情

作者簡介

尤今：原名譚幼今，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

尤今于大學畢業後曾先後服務于國家圖書館與南洋商報，担任圖書館管理員、記者、副刊編輯等職位。現執教于中學，並為新加坡《聯合早報》、台灣《青年日報》、《自由時報》、馬來西亞《淑女雜誌》撰寫專欄文章，系台灣《小說族》雜誌特邀編委。

尤今從事寫作多年，迄1990年止，她在國內外出版的著作共有26部，計小說7部、散文遊記15部、小品文4部。作品散見于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美國、歐洲、泰國的報刊雜誌。

目 录

自 序	1
我到沙特阿拉伯去	1
沙漠中的小白屋	6
燃烧的七月	10
哇，这么多水果	15
不夜城	21
沙尘·苍蝇	27
属于阿拉伯人那条街	32
太阳与黄沙之间	38
千里来鸿	47
水，是咸的	53
每天祷告五次	57
沙漠里的家居生活	63
我喝阿拉伯咖啡	68

在吉达驾车乘的士搭巴士	71
人人有鱼吃	78
那条沆满烟味的小巷	84
瞧，仙人掌	88
沙漠小记	92
红海一点也不红	97
日啖樱桃，岂止三百	102
死亡的阴影	107
火伞下逛动物园	113
椰枣啊椰枣	118
我坐火车横越沙漠	123
三个小城·三种风貌	127
我泣阿财	133
我有一把剪刀	136
白色的圣诞	141
属于“天方夜谭”的一夜	145
伊 曼	155
 小白屋的回忆	 165
神话世界	168

我到沙特阿拉伯去

——写在出国之前

去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外子 J 在用过晚饭后，悄悄地与我商量：

“公司有意在六月派我到中东去，担任经理与行政的工作，你觉得怎样？”

“中东？”我吓了一跳，急忙问道：“哪一部分？”

“沙特阿拉伯。”他平静地说。

立刻的，我眼前涌现了一片酷热难当、黄沙绵延的荒瘠之地——这个原本属于陌生地理名词的地方，居然会成为 J 即将远赴的国土！

结婚三年，事无巨细，他必征求我的意见，但此刻，看到他眼里那份心甘情愿地接受挑战的坚毅，我知道，他已立定了主意。

“去多久？”

“三年。”他答。

我没有再说话，J 脸上即刻浮起了一个释然的微笑。

凭结婚三年对我的了解，他知道，我已接受了他的决定。公司这番派他去，主要是负责承造一项一亿五千万万元的工程——一座宫殿。

接下来的日子，是一连串使我昏头转向的忙与乱——忙着退回租赁的公寓、忙着收拾东西搬回娘家、也忙着为他整理添置出国的行装；往往忙到凌晨一两点，累得全身骨头似乎都散了开来。两个月下来，人也明显瘦了一大圈。

等到一切的忙乱过去后，离愁也一点一点地浓、一点一点地重了起来。相识至今，不论婚前婚后，分别的日子从不超过一个星期，而今，为了人为的因素，我们竟得两地“分居”！

不是没有考虑过和他同去的可能性，但是，那儿人地生疏，他不愿在一切尚未有头绪的当儿便带我同去“受苦”。他说：

“我先过去，给你找间舒服的屋子，等一切都安顿好了，你再过来。”

扪心自问，我也实在不愿放弃我那份衷心热爱的工作。对于他的建议，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就这样，他单身只影地提着一箱书籍、一筐衣服，飞向了那个陌生的国度。

不能讳言，最初分别的那一段日子，的的确确是难以熬受的。梦里有他、书里有他、笑里有他、泪里也有他。信是隔天一封、每封长达四页。渐渐的，离愁淡了，对于搬回娘家被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的温情和舒适便能充分地享受起来，而对于“一家三口、分处三地”（丈夫在中

东、儿子在怡保)的这种生活，感受也不似初时那么难受那么强烈了。于是，许多在我婚后被疏远了的朋友，都慢慢地重新联络上了。许多婚前的旧习惯也慢慢地回来了——兴致来时，我会和朋友连赶三场电影；稿瘾发作时，我也可以埋头写至凌晨两三点。放工以后，我不必急急地赶回家烹煮晚餐，星期天也不必为了上巴刹而起个绝早。无羁的快活，使我无视于J在信里对我的“暗示”：

“……我已在办事处附近为你和泥泥找了间屋子，面积不大，但屋子前方有一大片空地，泥泥可以在这儿踢足球。我已托人为我搜购草种，希望你不久的将来到这儿时，可以看到一片翠绿……”

“……我在这儿，一天到晚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做的是工作，想的也是工作。没有娱乐的调剂使生活显得很苦闷，而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却又使精神变得很紧张。每天工作回家以后，我禁不住要想：倘若你和泥泥也在这儿，我便可以载你们到红海堤边去散散心……”

去国半载，他在生活上，可以说是安定下来了，但精神却不。在情在理，我都应该带泥泥过去和他“团圆”。经过了再三的考虑，我终决定，农历新年过后，和泥泥一起到中东去。把这决定写在信笺上时，我眼前浮着的，尽是他恬然的笑脸。然而，就在这时，我个人的职位有了调动——由外勤记者调任副刊编辑。全新的工作、全新的感受。我有许许多多该学的；而愈学、兴趣就愈浓，我就越

不想离开。硬着心肠，我给他寄了另一封信，告诉他，我不想去了。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里，他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你的新工作。你要时时记得，工作要做得好，除了努力不懈的勤奋外，还必须有灵活的构思。你不想来，我绝不勉强你，什么时候你改变主意了，再告诉我。”

我一直没有改变主意——直到他回来过农历新年时，我才重重地谴责了我自己的自私。

离开除夕还有两天，他由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飞回来，我带着一份久别的狂喜到机场去接他，心里兴奋得脸上每个细胞都涨满了笑意。然而，看到了从闸口里出来的他，我心中的快乐，却猛地被抽得一点儿也不剩了。这，这哪里是我的丈夫呢？过去那饱满的双颊，如今深深地凹了下去，上面长满了杂乱的胡须，过去魁梧的身材，此时瘦得扁扁的；他抱了抱我，我的眼泪突地流了出来，一行又一行、一行接一行，似乎永远也流不完；过去想他想得最苦时，我也不曾流泪，如今看到他的憔悴、他的瘦削，我的眼泪反而止不住了。我为人妻，却不曾尽妻责；丈夫对我好，我却把他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他处处为我着想，我却从不曾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而今，他的瘦削、他的憔悴，正明明白白指出了我的自私！

以绝不会再改变的坚毅，我告诉他，六月旅行中国归来以后，我必定会偕泥泥到中东去和他共享天伦乐。凭他过去的性格，他原会说：“一切随你喜欢吧！”然而，这

回，过于单调过于苦闷的沙漠生活居然改变了他，他颌首答道：

“希望你来，我真的需要一个家庭。”

报馆批准了我的无薪假期后，平素一些比较接近的同事、比较要好的朋友，都纷纷为我饯行，席间他们开玩笑地对我说：

“你这回去沙漠居住，不是可以变成新加坡的三毛吗？”

也有些“三毛迷”对我说：

“你到了那儿，切切记得去找三毛，和她交个朋友，再写信回来，把她的近况告诉我们！”

说这些话的朋友，不知道我和她所去的地方虽然同属沙漠地带，但地理位置却相差很远！她去的是北非，我的目的地是沙特阿拉伯，中间隔了一道红海，两地不论在政治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语言宗教上都迥然不同，也幸好是这样，我才不会有无从下笔的感觉，否则，该写的都被她写完了，我该去哪儿发掘写作的题材呢？（一笑）。

在行将离国远行的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彼方迎接我的，绝不是温馨的玫瑰园，然而，我深信、也坚信，只要有丰富的感情生活，再贫乏再苍白的世界，也会因此而变得璀璨多采！

沙漠中的小白屋

经过了八个半小时连续不断的飞行后，飞机终于盘旋在阿拉伯半岛的上空了。

我从飞机上那圆圆的小窗口朝下望，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又一片绵延无尽的黄色沙土，在猛烈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芒。它是那么的广，那么的阔，广得找不到起点，阔得找不到尽头。就在这时，一股寂寞已极的感觉猝然由心底升起，离家去国四千余里的哀愁，也化作了滔滔巨浪，排山倒海地向我压了过来。虽然两个最亲的人就坐在身畔，但我却不能控制地流泪了。

未来以前，我曾多方探询这儿的生活，有一名在此工作了五、六年的朋友对我说：

“沙特阿拉伯只有两个S，上有Sun（太阳），下有Sand（泥沙）。 ”

现在，坐在公司派来接我们的汽车里，望向窗外，心里深切地感觉，那位朋友并没有言过其实。窗外，在那亮得使人睁不开眼来的阳光底下，全是沙、全是土。车过时，沙飞土扬、烟尘滚滚、黄雾迷蒙。

为了抵挡太阳炙人的酷热，疏疏落落地建在广袤沙地上的屋子，都是以泥土和砖块砌成的。矮，加上颜色淡，是它的两大特色。路边也有树，但全都在炎热难当的七月里枯死了；空秃秃的枝丫，无奈而又无助地向空中伸展，似乎是在祈求骤雨的来临。

我们所居住的屋子，位于麦加路十公里处。车子行经了无数土堆瓦砌的屋子后，逐渐转入一条龟裂的泥道，慢慢地爬上山坡去。指着山脊上的一座房子，J告诉我：

“那里是我们的家了！”

我抬眼前望，跃入眼帘的，是一所白色的屋子。屋子外边，围着的是一片五尺来高的灰色土墙。它孤孤独独地立在寸草不生的泥褐山头上，周围完全没有毗连的房子。屋子的前方，是目前正在动工建造的豪华住宅；屋子后边，则是一座接一座光秃秃的高山；山上都是沙，都是石，没有草，没有树，在无尽的单调当中，透着一股使人背脊发冷的荒凉。

灰色围墙圈住的，是满屋无人的清冷和寂寞。J离此两周，回返新加坡去接我来，屋子没人打扫，所有的器皿和桌椅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灰尘的厚度，使人误以为这间屋子已被荒弃好几年了。

屋子装有冷气，两房一厅，厨房和冲凉房都很宽敞，该有的设备也都有了。最使我感觉意外的是厨房里那个大型的冰柜和厅里那个彩色电视机。和屋外世界那一份荒凉比较起来，屋内世界的这一份舒适便使我的喜悦在强烈以

外还镀上了梦样的色彩——显得非常的不真切。如果说沙漠里真的有海市蜃楼，那么，小白屋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海市蜃楼一样——以为它不可能有，而它竟出现。唯一的不同是：海市蜃楼是虚无的，小白屋却是实存的。

环绕着小白屋而为灰墙围住的那片空地上，满满的铺着被太阳晒得几乎会冒出烟气来的灰色小石头。靠墙处那两尺来阔的泥地上，东歪西倒的全是死于烈阳下的植物，根茎和叶子全被“烧”得枯焦枯焦的，压根儿找不到半丝绿影。冬天那种叶落枝秃的景象虽然使人觉得很萧索，然而，眼前这种叶焦枝枯的现象，却更使人不忍卒睹！泥地上的这些植物，是J在搬入小白屋不久以后，叫人特地在此种植的；他原希望在我同泥泥抵达以前“开垦”出一片悦目的绿园来，然而，他的愿望是落空了；一日两次的浇水，居然抵不过骄阳的炙力！

飞行八个半小时的疲乏加上华氏一百零三度的气温使我感觉头晕脑胀，因此，泡了一瓶牛奶将泥泥送进梦乡以后，一向没午睡习惯的我，也和着衣倒在床上沉沉地入睡了。醒来时，满屋尽是异乡浓黑的夜色。我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指着八时廿五分。整间屋子静悄悄的。泥泥还在睡着，J却踪影全无。我想，他一定是放心不下离开了整整两周的工作而回到工地上去巡察了。

穿上拖鞋，我开了门，走到屋外去。白天难耐的燥热没有了，迎面吹来的风，夹带着沙漠里特有的沙。近处远处的山，都被沙漠无边的夜吞噬了。我一个人站在荒脊而